



我的土家族老友冉正万，二十年前，我们在遵义的夜晚街边吃烤洋芋，蘸干辣椒面，喝正万太太泡的杨梅酒。那是一个金黄的深秋，白天我们去一座山又一座山里面的一个小村庄，正万说带我看一间纸坊，纯手工制作，蒲草稻草竹子在巨大花岗岩池子里，记得有个车水轮挺立，像画一样，但那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工具，这间纸坊生产的是最老式的黄表纸，祭祀用。穿过纸坊，我们又走入山林，踩过田埂，进入村庄，农户人家的大院里堆满了正在晒的玉米，正万说，有个老磨盘，这次想买回去，放在楼顶当茶台。喊来五六个壮年男子，他们合力把磨盘抬到车上。正万家楼顶做成花园，常有猴子结伙爬上去找吃的。磨盘是青灰色的花岗岩，有年代的磋磨痕风化痕，茶杯放在上面，注入遵义红茶，四围翠山清灵地聚拢到心上，黄昏的光芒“哗”地给群山镀金，时光安宁，人间祥和，与一百年前“夕阳如血，苍山如海”之伟人的砥砺交叠，心中有奔腾和惊悸之感。

二十年一弹指，我又来到了遵义。中年的我和中年的正万都经历了很多事，他的长篇小说《银鱼来》《纸坊》《纯生活》早已面世，获得林斤澜文学奖等多个重要文学奖。我呢，刚刚出版了第二十二部书，籍籍无名，但始终沉浸在文学的微醺里，个体命运的跌宕沉郁在历史的大书里几乎只是一粒尘埃。

新舟机场出来不多远的新舟镇沙滩村，正万说，著名的遵义沙滩文化就在这里，我们要去拜谒的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、清代四大外交官之一的黎庶昌。他的直系孙，也是世祖黎朝邦十五代孙，家有兄弟姊妹三人，大哥黎铎在遵义师范学院做教授，是一位文化学者，二姐在村里酿酒养鱼写诗开民宿饭店，三弟守着祖宅地经商书法，近年和妻子一起重振“锄经堂”，藏书来自全国和海外，已千册之多。“锄经堂”是黎氏家族1601年由四川广安迁徙至遵义沙滩故庐之名。“锄经”有晴耕雨读传家兴邦之意。回首昔年，有一个惊人的数字，1884年，黎庶昌

创办的“拙尊园”，藏书达十七万册。正万告诉我，黎庶昌从日本回故乡乡孝后任重庆海关关长，不再远行建立拙尊园收藏的十七万册古书，在特殊年代一把火焚烧殆尽。唯有唏嘘能够形容听闻时的心情。今日的“锄经堂”是遵义传统平民建筑，木结构青瓦片，安详朴实，屋内挤挤挨挨全是满当当的书架，墙上书法作品林立，也有先祖书法碑刻摩崖影印。三弟拿出访客本让我们填写，时间人名单位职业，他说，这个记下来以后看会格外有纪念意义。几位黎家的老人坐在侧屋门前，猫狗在脚下仰面酣睡，他们摇着蒲扇笑眯眯说话，常常又是安静的，只这一画面就能想见黎家礼仪之源远流长和人人践行。二世祖黎怀仁倡议族人：凡百所为，敬恕而已。黎国士：率族人以礼法。黎恂：立不跛，坐必庄。黎恺：笃于孝友。沙滩文化另两个最重要人物是“西南巨儒”之称的沙滩文化第三代传人郑珍和莫友芝，合著《遵义府志》，被梁启超誉为“天下府志第一”。他们二人遍访遵义山川村落，重视经济，关怀民生，考证溯源民俗风物，博考周密，文笔典雅，体例轻盈，是一骑绝尘之佳作。我站在黎家老宅院里，柑橘正青，高粱沉甸，望见乐安江就在脚下流淌，它是长江水系乌江湄江支流。往事如烟，先贤如梦，明万历，世祖黎朝邦随平播大军入播，选定乐安江畔沙滩合家定居。历史的月光下，黎氏家族近五百年来英才辈出，发出河水的白浪激激和青山回响，因此有了：贵州文化看黔北，黔北文化看沙滩。

夜里，正万带我去遵义新城一位叫骆姓文友家里喝茶，他是一位诗人，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山花》等刊。家在一楼，院中数盆艳红三角梅正热烈绽放，一轮满月升起在群山之上，是日阴历五月十五。竹帘布置的茶室清芳雅正，“凤出高岗”书法作品高挂在墙，古雅遒劲，诗经：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岗。遵义有县名曰凤冈，曾并入涪潭县，属武陵山区。文友为我们沏茶，搭配的是正在上市的本土大杨梅，甜蜜微酸，浆汁畅快，想起二十年前我和正万在遵义街边喝杨梅泡酒配烤洋芋，就仿佛是昨夜的事，人生如梦，白驹过隙，窗外苍山如海，多少英雄人物永不湮灭。茶自然是遵义红，发源于民国时期涪潭，曾叫涪红，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搬迁至涪潭，发扬光大了茶种植的专业技术，如今茶区扩大到凤冈余庆道真正安务川习水。它的妙处在于汤色红润，泛冰糖甜，温和馨香，回甘清正，绝无燥烈。文友说，遵义茶区海拔一千到一千五百米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热气候，位北纬27度，是茶树生长的最佳纬度，与印度大吉岭福建武夷山同处在世界三大黄金产茶带。文友喜欢正万的《银鱼来》，从书架上取书，请正万签名，完成了一本书从慕名心起到新华书店买来后的闭环。

《银鱼来》里最惊心动魄的是红军的故事。当年红军在黔北四渡赤水，二占遵义，巧渡金沙江，强渡大渡河，转战三个月之久，正万说，被俘虏的红军分派到各家各户，代为看押，有的人家冒着生命危险送红军到贵州边界放行，有的人家残忍杀害红军，推入天坑或用镐头锤杀。共产党人是来救世的，开明绅士都看到了这一点，太平洋药房老板谌明道出城欢迎红军的到来，那一天是1935年1月7日。解放后，谌明道带头公私合营，担任全国工商联执委等职。这样的人物还有布依族首领陆瑞光，1937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彝族首领小叶丹，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彝区。

夜色深沉，茶叙酣畅，我们起身道别。身处遵义，“遍地英雄下夕烟”之境总会浮起，有文有武，浩然正气，流芳长存。

## 声声叹

## 写作从来不是容易的事

酷玩

不管从哪方面讲，《平原上的摩西》都是一篇好看的小说。无论文本、语言、故事，都挺好。这篇小说我曾看了又看，是因为与过去似曾相识。

一边是迈入新世纪，一边是定格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。这段时间十分迷人。就像我居住的地方，一边是工厂退休大妈捡纸箱子，买菜爱拨拉，抱怨儿媳媳妇，抢便宜的鸡蛋。一边是城市新锐的商场，年轻人开起了美式热狗、精品咖啡，身上描龙画凤的。

身在此处，时常想写些什么，关于时间，关于人的变化。以前有个摇滚人，写了个专辑叫《人人都有个小板凳，我的不带你21世纪》，我觉得这段话很准确。很多人没进入21世纪。

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我也看了，导演是呼市人，把场景安在了呼和浩特。里面有深邃而迷人的胡同，露天的台球厅，拎着毕克齐葱往来的街坊，尘土飞扬的土路，小卖铺里的糖果，在人民公园相亲的年轻男女，一人抱一瓶酸奶，谈情说爱。

影视剧有一个场景，庄德增与傅东心相亲，第一次见面，湖中划船。傅东心是文艺青年，问他爱读什么书。庄德增绞尽脑汁，想起一本《红楼梦》，傅东心问那书怎么样？庄德增说：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一个女的哭哭啼啼，一个男的娘们唧唧。非常呼市人的风格。

双雪涛的创作谈里，写“我的师承”，他不咋爱上学，爱看课外书。乱七八糟看一遍，期期还买《读者》。有次在读者中看到了《我与地坛》，被震撼……

他对于小说创作，受到余华的启发。叙述的奥秘，尖利冷峻，不折不从。对于智识，是王小波的影响。拒绝无聊，向智慧而行。对于作家的操守，是村上春树的追随者，工作时打上领带，向书桌致敬，给自己订上一个几十年的计划，每天做事不休。

写小说是体力活，没有好的体力写不成。需要些许耐心，因为写小说不能及时反馈。不像写短文，发在网上就有很多互动，容易让人满足。

有时我想，写小说的人，真的需要东北那种环境，寒冷疏离，冰天雪地，大量庸常的时间，让人非得要干点什么。还有无限的素材，各色人物，身边亲戚，几十年来物是人非，每个人口头禅是：我的人生呀，写下来就是一本。作家就觉得，那就写吧。

新出版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里多了一个内容，是双雪涛讲这篇小说的创作谈。很有意思，很多经历跟我相似。

比如他说，他只能白天写作。早上起来泡好茶，打火机放在随手可见的地方。这时，邻居家的小孩开始练琴，他开始动笔。他说：我向往职业性。定闹钟，像上班一样作息，也是一种自我催眠，觉得自己比过去要体面许多。失业两年，他用写小说的方式安慰自己。如果早上起来不能写作，可能一天就得颓唐而过，因为沮丧，晚上还要喝几瓶啤酒。没办法，为了省钱，就得早上跟邻居孩子一起，别人练琴，他写作。

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写于2014年，投稿《收获》，又改了三遍。一度他想要放弃，把稿子扔进垃圾桶。他说，人是一种可悲的动物，想说一点，是为了牢记。世事变化，自以为永远铭记的东西，一场宿醉就忘光了。终于，因为诸位师友，稿子没有扔进垃圾桶，写完了。

他这篇序言叫《卑微的虚荣》，写的坦诚。他说，我从来没想过证明过什么，因为能够免于饥寒，安心写小说就是恩赐。最后要感谢自己，还有一点那么卑微的虚荣。

写作从来不是容易的事，就是悲欣交集。



本版配图 / 溥心畲